

林献堂诗文选

上卷

林献堂
安然

原著
选编

台海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林献堂诗文选(上下卷)/林献堂原著;安然选编. —北京:台海出版社, 2008. 8

ISBN 978-7-80141-580-6

I. 林… II. ①林…②安… III. ①诗歌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③日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20155 号

书 名 / 林献堂诗文选 (上下卷)

原 著 / 林献堂

选 编 / 安 然

责任编辑 / 吕 莺

出 版 / 台海出版社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/ 880×1230 毫米 大 32 开

印 张 / 15.625

字 数 / 400 千字

版 次 /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刷 / 保定市新华印刷厂

定 价 / 48.00 元 (上下卷)

台海出版社 (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: 100009 电话: 010-84045799)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凡我社图书,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选编说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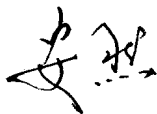
台湾望族雾峰林家世代名人辈出，历经三个时代的林献堂先生（灌园，1881—1956）无疑是代表人物之一。林献堂先生一生追求台湾人民的民主自由。日据时期，组织参与了十余次请愿运动，组织成立文化协会；台湾光复后，率台湾社会名流赴陕西拜谒黄帝陵。研究林献堂及其时代背景，不仅是历史、政治课题，甚至是社会学课题。大陆对此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，因而编辑相关资料尤显必要。由台湾王晓波先生所倡，选编灌园先生诗文选集之工作一年间完成，本集编者希望此举有助大陆读者了解这位出色的历史人物，有利大陆在这方面的研究。是为本集出版之基本动因。

本集由游记、诗选、日记三部分组成。前两者源于海峡学术出版社2005年版《林献堂先生纪念集》，后者选自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2004年出版、许雪姬等编注的《灌园先生日记》。在此衷心感谢海峡学术出版社和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，感谢编辑和注释灌园先生作品的叶荣钟、许雪姬先生。他们完善的工作是本集出版的基本条件。

为方便大陆读者阅读，本集采取横排简体字出版；选编过程中，更正了原文文字上明显的疏漏；根据大陆读者的阅读习惯，在保持原文特色的情形下，以大陆规范简体汉字排版；凡原文中当时之地名、人名与今天通用译文有明显差异者，均以注释标示，以便读者；基本保留原书注释，对其中个别地方小做修订；本选本虽力图尽量体现作者和前辈编者之思想，选本之于林氏作品而言仅是昆山片玉而已，遗珠之憾系本编者之愚。以上为本集之基本特点。

感谢王晓波、方守仁和林为民等诸位先生给予我在此工作上的鼓励，并感谢他们提供的资料；感谢我的同事吕莺、周旋、马海凤对此工作所付的辛劳。若本集能对两岸读者有益，便达到了编辑的基本愿望。

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三周年纪念日，也以此书献给曾为反抗日本侵略者而奋斗过的前辈们。



谨识

2008年8月15日

目 录

上 卷

环球游记/1

由基隆至马尔塞/3

英国见闻录/20

法国见闻录/49

意大利见闻录/83

德意志见闻录/110

丹麦见闻录/128

荷兰见闻录/136

比利时见闻录/144

西班牙见闻录/152

瑞士见闻录/160

美国见闻录/167

太平洋舟中/210

下 卷

诗 选/215

海上唱和集/217

东游吟草/247

轶 诗/278

日记摘录/309

一九二七年（民国十六年，昭和二年）/311

一九二九年（民国十八年，昭和四年）/348

一九三〇年（民国十九年，昭和五年）/373

一九三一年（民国二十年，昭和六年）/383

一九三二年（民国二十一年，昭和七年）/392

一九三三年（民国二十二年，昭和八年）/399

一九三四年（民国二十三年，昭和九年）/409

一九三五年（民国二十四年，昭和十年）/429

一九三七年（民国二十六年，昭和十二年）/437

一九三八年（民国二十七年，昭和十三年）/448

一九三九年（民国二十八年，昭和十四年）/459

一九四一年（民国三十年，昭和十六年）/473

一九四二年（民国三十一年，昭和十七年）/483

环 球 游 记



林献堂先生偕二子游历德国时，在莱茵河畔科布伦次，
父子三人的合影（1926年）

由基隆至马尔塞

一 发 轫

余之蓄志漫游，于今十有八年矣，尔时攀龙十岁，犹龙九岁，率之留学东京，则发此一愿，谓二子若能俱毕业大学，即率之同作欧美漫游，幸能循序渐进，如愿以偿，攀龙于前年毕业帝大，犹龙去年毕业商大，即欲实践吾志以作环球一周之游，无如公私诸事为所羁绊，迟延至于今春，略为处理就绪，乃向当局请给护照及定购船票诸事，诸同志闻之，多不欲余之长期旅行，咸劝中止，余因是而犹夷者累月，继思若失此时机，以后恐无得偿吾志之一日，而攀龙在伦敦，又常书来日望余之速往，于是遂仍进行预定之计划。不意三月二十一日，与五弟游山，偶因不慎，以致坠驴伤臂，不能举箸者月余，常惴惴焉，恐此臂若不能遽痊，则远游之计划必将中辍矣。幸而渐次稍愈，将近出发之期，忽有台湾银行海外支店休业之事，于是不得不待其此后之情形如何。及至五月九日，其休业三周间之期已届，乃向该行接洽海外汇款事，幸能如意，遂决定十二日由台中出发。因经许多之曲折又兼行李匆匆，以致诸戚友处多未能预先一一告辞，深以为歉，反蒙诸亲友及蔗庵督宪，各以盛大饯别筵以壮行色，使我愈增抱歉不安。

十五日，率次男犹龙发台北，五弟等十数人，又特送至凤山丸舟中，锣声一响，道声珍重，虽曰万里壮游，亦不禁怅然久之。十时，舟发基隆，渐行渐速，直望至岸上人影已看不见，惟见青山一发，烟树濛濛，俱含有无限惜别之意焉。是日风平浪静，舟中无一偃卧之人，父子同居一室，舟中之人，颇多相识，时来谈笑，殊不寂寞。

十六日九时，舟抵厦门，旭初来舟中迎余到其寓，一家老少咸集，详问台湾近况，畅谈两时余。午餐后闲行市上，厦门街路之狭隘与污秽，堪推为世界第一。近来警察当局与市政会筹街道改善之举，

方着手拆家屋筑消沟，经已造竣者约二十余丈，有一老嫗仅有住宅一所，颇不恶劣，亦在拆毁之列，不得当局一文之补偿，以致忧愤而死，其家人正为之烧纸厝，谓欲使其在阴间永有大厦可居，免似阳世有拆毁之虞也。街道改善实为必要，然人民损失之补偿亦不可全无，以厦门贫弱之财政，那能负补偿之责任，然既认街道改善为必要，不得已牺牲少数以利益多数，此点或堪原谅，决非如拥强权，视人民如草芥者，所可同日而语也。

台人之在厦者，约有六七千人，其中亦有少数流氓，日行非法之事，时与厦人起冲突，厦人恨之，称曰台匪，以致台厦感情日坏，二年前当局取缔紧严，流氓绝迹，今幸相安无事，实为可喜。

市街之上，有以亚铅板大书高挂在电柱，曰“光绪十二年英人侵占我缅甸”，“光绪廿一年日本割据我台湾”，下书“通俗教育社”彼之为此，其用意何在，余不敢遽断，然凡民族运动必受外界之压迫，至于不可忍，而民族之团结始能成功，今方民族运动之初期，岂能无的放矢，故用此以唤起国民之觉醒也。是以排英排日之风潮，日有所闻也。三时返凤山丸，木土鼎礼诸君等来舟中畅谈，六时发厦门，十七日抵汕头，终朝降雨，又闻是处尚在戒严，故不上陆。

二 香 港

十八日抵香港，省翁兄弟父子来至码头相迎，先到东京饭店少憩，然后同到其寓，畅谈别后十年事。香港系一岛屿，周围仅有二十七里，面积约有二十九平方里，其中多高峰，峻岭，平原仅有三平方里，百年前住者惟有渔人数十家，以自乐其桃源。当一千八百四十一年，清国与英国为鸦片问题而起战争，清军败北，遂有南京条约，割香港为英国领有。一千八百五十六年，英法联合军攻入北京，复有北京条约，割九龙半岛之尖端，约四平方里为英国永久之支配。一千八百九十八年，英国为其殖民地防备之必要，强清廷改正同条约，将九龙半岛之全部及其附近大小岛屿四十余，总计三百五十六平方里，以外加之香港周围之海面为九十九年租借权。八十多年来，英人之经营不遗余力，其蒸蒸日上，实大有令人可惊，至一千九二十五年未罢工之前，其土地价格，每方尺最高者百元，最低者亦有十余元。自罢工

以后至于现在，其价格暴落，有的仅存三分之一，有的欲求三分之一而不可得，此仅举土地而言，至房租物价亦皆有变动，以致破产逃亡者不少，无怪英人痛南方政府也。（当时罢工，南方政府曾设法维持失业工人，故能继续罢工）

全盛时代人口，香港合九龍计之有六十余万人，而月月尚有增加之势，家屋常告不足，故每年新建筑者不可胜数，以现在观之，除最繁盛之大街外，到处常见家屋待租者不少，以此亦可知人口之减少，非仅仅万千人而已也。

邮船会社之人，曾为余注意，到苏伊士时如欲游览埃及，非将护照预先请英国总督府签字不可。乃于二十日与犹龙到总督府会护照司主任，据云埃及已经独立，非如前时要总督府之签字也，即取出其上官所注意之条项，谓要往埃及须向埃及领事签字，而埃及领事惟伦敦有之云云。作许多之手势表示，其事实如是别无办法，非有意刁难也。下午父子二人，不以引导者而登太平山之最高峰（海拔一千八百尺），先乘人力车，次换肩舆，次换升山电车直达山顶。山上楼屋，比之十年前，无甚大增加，因英政府有禁止华人，不能住过海拔七百尺以上，谓华人不洁，又善叫嚣之故，噫！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也。俯视市街如一堆瓦砾，无所可见，惟闻人声车声机械声合成，如午蜂放衙，如晚潮初至，杂音骚然，非至夜深，终无休息。遥望海上水平如镜，小岛错落，维舟不动，九龍火车黑烟一缕，或断或续，载无限外来货物，向广东而去。山腰有路，本欲环游一周，行至半途，峰头云起，微雨忽至，遂即徒步下山至山麓，过伦敦会寄宿舍之门，余曾闻伦敦人有组织一会，凡初来之人，未有职业者可暂居于此，由会为之代谋职业，既得职业之后，乃将其逐月所得薪津之一部分，偿还在寄宿舍时之食宿费，此法甚善。我台人若欲发展于南洋，此法不可不学，以行互助之精神。

由香港至马耳塞之船票，已自一月订购，不过先缴定金二成，本日付与足数。票价一等九十二镑，二等六十镑，先以日本金百四元换香港银百元，以香港十元五仙换一英金镑，而每日银价起落不等，前后场又时有相差，实大为费事。

二十一日上午十时，下鹿岛丸，其吨数九千九百七十吨，一等可容百人，二等六十人，三等百余人，其设备亦颇周至。余在香港三

日，受省三雨三春秧三翁树诸维湘二君，连日之招待，临行又受其远送，雅意殷殷，令人不舍。

三 鹿岛丸

十一时舟发香港，向西南行，速度每一小时十三海余里日近赤道，天气热甚，汗下如珠，口渴异常，若日日如是，三十日间之长期航海，将何以堪，颇为忧虑。

二十三日演习小艇，以准备万一有事时，欲下小艇，不致混乱，事务长先在甲板上写明某号室之人乘某号小艇，余与犹龙之室相离甚远，故乘小艇之位置不同，十时汽笛一声，诸乘客须各系救命胴衣立于指定之处，犹龙忽曰，倘若船破，我不能与老父同乘一小艇矣，其声甚悲，余急慰之曰，绝无此事，凡船之破，盖在将入港之时而逢大雾，以致坐礁，大雾之期在秋冬之际，今正在盛夏，航行大海哪有些事，余虽所言如是，而心亦不能免无戚戚焉。舟中相识之人日多，日本人英人计有十余，其中颇有一二感心事。如日本四国之老农富田氏年七十六，农学博士长井氏年七十三，须发如银，壮心勃勃，犹作数万里游，以期长其见闻，较之我台之人，有年过五十者，则自以为老，形同枯木心如死灰，毫无生气，恹恹待毙实有霄壤之差。

何荣华氏年四十一，系生长于马来半岛之吉隆坡，五岁失怙，尚是老母子女，平生未尝一度归中国。今回欲观祖国及其故乡之情状，至香港，友人以其地方尚未平静，劝其切不可入。乃经上海往游大阪东京等处，堪称日本教育之善，盖自中等程度起，则行男女分教，教其各人所欲盖之责任之基础，不似南洋女子，空慕欧风，动言自由，家庭义务丝毫不负。故彼断弦于今三年，不敢再续，此后亦拟仍守独身主义。他对祖国观念，颇为热切，谓国家之贫弱，皆由商工业之不振，究其不振之故，皆受外货所压逼，而自己又不能国勉有以致之也。近已决心招集同志改穿中国服，欲使中国绸布畅销于南洋，以为振兴商工业之一助，云云。他作长衫马褂二十余袭，将以分赠其朋友，而彼在舟中亦时时穿之，若其所抱负果能实现，则马来半岛又生一颜智矣，英国之纺织业，将必受其多大影响焉。

四 新加坡

二十六朝七时，舟抵新加坡，自香港至此千四百四十里，在马来半岛之南端，北纬一度十七分，东经百三度五十分，离赤道仅八十里。其岛之面积有二百二十六平方里，原受柔佛统治，千八百十九年英国对柔佛之朱丹，约束与以一时金六十万弗，逐年又纳其二千四百弗，遂归英国永久统治。现时人口有四十余万，中国人占有十分之七，马来人次之。各国之人虽多少不等，几无一国无之，人种之复杂可称此岛为最云。

船初到时，有马来人十余，各乘小舟，其舟之小，仅可容一人，旁鹿岛丸呼人掷钱，有掷之海中，彼即入水取之，百不失一。若无人掷钱，彼则打球为戏，两舟相离约二十步，以桨打球，较之打庭球，尤为从容自在。南洋仓库会社支配人矢田顺一来迎余与犹龙，将欲上陆时，有巡查盘问日本人乎支那人乎，若日本人则放之过去，若支那人则被阻止不得上陆，问之矢田曰，防共产党人之来也，唉！为防共产党人之故，而禁中国人概不得上陆，真是岂有此理。后闻石君，言为孙中山先生之纪念日，华人列队游行街上，约有二三千人，是时适有电车至，行列之人，命其停止，运转手不听，好事者出手打之，巡查出为制止又打之，巡查开枪击杀八人，伤者十余人，此事至今尚未了结云。到会社少憩，听其告营业状况，次访台银支店长官岛氏。十时乘汽车往观水源地，风景颇佳，次往柔佛，柔佛与新加坡，本隔一海峡，近年英政府与柔佛朱丹，共出金造一石桥，长里许以连接之，往来甚便利。桥之彼端，有柔佛之税关，车至是处必受其查看无脱税之物，即便放过。先到回回教礼拜寺，闻此寺系三十四年前所建筑，其中一广堂可容千余人，地下铺大理石，亦颇清洁，欲入者必脱鞋帽，堂中无偶像，唯神父说教之铜座而已。前后左右各一塔，高约有七八丈，堂前下阶二十余级，有一池，约十二尺四方，池旁有大小便所，凡教徒欲来礼拜，不论男女，须入池洗澡，通大小便，方得入堂。离堂数步，有柔佛朱丹历代之墓庵，建筑不及寺之广大，其中已葬七墓，每一墓长约八尺，阔约四尺，高约五尺，俱用各色大理石造成。墓之左畔，则为朱丹之花园，布置亦幽雅，然落叶满地，想已半

月不扫除矣。园之前为议事堂，有守者，许赏之与金，乃导入观，其建筑法及雕刻纯与中国手工无异，中挂匾额柱联十余具，系中国商人所赠。

朱丹之宫与议事堂比连，洋楼两层，颇为质朴，四无围墙，仅有兵士二人看守，游人来去亦无禁止盘问，时适正午，有乐队十余人，排列于廊下，待朱丹午餐时，将欲演奏，余甚欲一闻其乐，伫立树阴待之数分间，矢田谓想无甚好听，不如往旅舍少憩较此凉快，余等遂行，绕数百步，朱丹之车适至，所穿亦是普通洋服，不识者不知其为朱丹也。

下午游植物园，池中荷花黄紫相映，而百花亦正盛开，芬芳扑鼻，多不识其名。余未到新加坡时，想是处必定酷热，不料竟出意外，闻昨日降雨，今日天际薄有微云卷舒，乘汽车，开一时间走三十里之速力，驰骋于护（树胶）林中，凉快异常，精神为之一爽。然道路颇狭，不过四码左右而已，来车又甚多，常恐有冲突之虞。途中见一车颠覆沟渠，矢田谓此系常事，不足为怪，使余愈忐忑不宁。三时会石焕长君，询其医业近状，闻成绩颇佳，甚为欣慰。次会陈甲庚、林由义、郭松根诸氏，夜受矢田之招待于迎阳轩，十时返鹿岛丸。二十七日上午七时，舟发新加坡。

五 彼南*

二十八日上午九时，舟抵彼南，自新加坡至此约三百八十里，北纬五度四十二分，东经百度二十一分，其岛面积约百七平方里，多产槟榔子，故又称曰槟榔屿。人口十万余，中国人居大多数。十时上陆，先游极乐寺，寺系三十年前所建筑，东乡，乃木两大将亦会游其地，题一匾额在焉。登大雄宝殿，远望海山景色亦颇佳妙，次游岛中之高峰，乘升山电车，上至二千三百尺，雷雨骤至，不及绝顶，急急下山，颇以为憾。比至山麓而雨亦齐，想是天公谓此区区小岛不堪寓目，故命雨师来挡驾耶。次游蛇寺，寺甚狭小，其中养蛇颇多，任其盘踞于几棹神龛。次到植物园，雨又霏霏而至，驰汽车环游一周，惟

* 今译槟榔屿。

见野猿成队，在树梢高叫，似云何急何急。二时在中国餐馆午餐，四时返鹿岛丸，八时启碇。自新加坡有黑人男女二十余来乘船，槟榔屿又有十余人来，皆欲往锡兰岛，俱买三等票而伙食自备，居于出货之天井上。本日起落货物甚多，至下午七时余方毕，天井上之木板帆布尚去盖完，群起争位，混乱异常，十时余方始寂静无声。其中有女子七八人，颜色虽黑黑难看，其一种爱娇态度，亦颇能令人怜惜。身上之妆饰品俱以金为之，如腕环项链耳钩鼻孔上之金花等件，重者约有十余两，轻者亦有五六两。而衣服有穿布者有穿绸者。然皆不穿袜履而赤双足，食饭不用刀叉匙箸，惟以手取而食之。将至锡兰岛之前一夜，死去男子一人，闻系心脏病所致，其同伴之人为彻夜诵经。舟中若有人死，必观其到着地之远近及有无亲戚之识领尸体，如到着地远又无亲戚可认领者，即行水葬云。

六 锡兰*

六月二日，舟抵古伦母，锡兰岛之首府也。梵语称为楞伽岛，岛之面积二万四千七百平方里，在北纬六度五十七分，东经七十九度五十一分，由槟榔屿至此千三百海里，人口两千余万。七时英国警察来验护照，有英国领事签字者即盖准予上陆之印，若无英国领事签字者，则不得上陆云。新加坡槟榔屿皆不验护照，而此处独有，其故何也。及至上陆，观察市街，不遇见一华人，始知验护照作种种刁难，所以禁止华人之来也。何以不禁于新加坡槟榔屿，而独禁于此处，其故又何也。盖新槟有待华人之开发，而此处无待华人之开发，有则要之，无则禁之，如当时开凿巴拿马运河，缺少工人，即大欢迎华工，及一旦河成，即尽数排斥之，不使稍留，唉！人民无政府为之保护，到处被人看作机器，要则用之，不要则弃之，良可慨也。

岛之中有高山，海拔七千三百五十二尺，遥望如方城，中有佛足迹，故名曰佛足山，土人四时夜半上山顶礼，对山中有佛足迹，故名曰佛足山，土人四时夜半上山顶礼，对山有一名胜曰坎第，当时世尊曾三次来说楞伽经，以救度众生。后人为之建寺，中藏佛牙及诸经典

* 今译斯里兰卡。

颇多。寺之旁有湖，山水佳绝，离古伦母七十里，三时半可达。余等欲一探访名胜，同行十有八人，分乘汽车四部，余所乘之车坐五人，中有一英国妇人，车行里许过一大河，闻昨日以前连朝降雨，河流泛滥，人家被浸，至今水犹数尺，若非砖木所建造，必皆倒坏无一存者。道路筑土甚高，故不没水而能仍旧往来。车行一时许，英妇谓其腹饥，嘱司机停车于茶店，不管前车已去到何处，同车之人如何着急，彼自缓缓嚼面包，此则欧洲人与东洋人之大异之点也。设使东洋人，不论男女必皆能忍耐，而她独不能，所谓个人主义者，是耶非耶。因她之故，以致迁延三十分钟，司机急欲追逐前车，开一时间行四十里之速力，驰骋于迂回山路，而不与来车冲突，实为万幸。途次大雨骤至，停车片刻，土人牵象至车旁，命其行礼请赏。过午抵坎第皇后饭店，午餐后冒雨出游，首观佛寺，次绕湖滨，虽细雨濛濛，亦不掩其美丽，诚不虚传之佳景也。归途参观一制茶会社，锡兰岛自千五百十七年为葡萄牙所略取，千六百五十六年荷兰起而代之，千七百九十六年又为英所夺。自归英领，英人则努力奖励栽培咖啡，颇为繁盛，诚出口货之大宗，不意至千八百六十九年发生一种害虫蔓延全岛，咖啡树被其侵害，几尽枯死，经济界因是大起恐慌。自是以后，舍咖啡而奖励栽培茶树，现时全岛红茶出口之额，一个年约二亿万斤以上云。其制茶方法，皆以生茶叶略烘之，待其稍软而摩擦之经两次然后入焙其腥臊之气，使人闻之欲呕。

六时半归至古伦母，散步街上，遇见贫人或儿童，彼即伸手乞钱，实为讨厌，九时下鹿岛丸。

夜半舟发古伦母，朝来微有风浪，本日为英皇生日，船员欲表祝意，晚餐颇为盛设，英人男女十余，饭后复再饮酒，高唱国歌，二等室之英人则不知本日为其王之生日云。

飞鱼成群，飞越波浪，如燕子之掠水然，诚为奇观，正思倘能试飞一尾入船，使余一观，岂不更妙，何意竟能如愿，泼刺一声，已在甲板上乱跳。其身瘦而长，约有七八寸，两翅如鸟翼，故能善飞也，日英童子争攫之，英童子多，竟为之所夺。六日朝有日英女童，胸前各挂一纸盒，中贮蔷薇花，向乘客兜售，问其故，谓大战中英皇后发起卖纸花，将其钱以救恤伤兵，自是之后，每年以此日为卖花纪念，将其钱寄付病院救恤贫民。

